

故宫雪梦

祁建

书被拨交给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及一些省市和大学图书馆。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博物馆里，如今有文物150多万件，仅一级文物就有万件之多。

静立于古老的故宫墙下，会有一种内心平静的感觉。

突然有一种与上天对话的感觉，也许脚下咯咯吱吱的雪声，本身就是一种上苍让我们享受的庞大的交响乐。穿梭于还没有人走过的雪面，就如踩在一面巨大的镜子一样，慌乱的心摆在上苍的天平上，猛然如水平静。

这是一个造梦的地方，数百年前的祖先曾在这里做着权利、富贵的梦。

在古老的故宫面前，寻找着梦。雪是进入我们心肺之中的精灵，能够让我们在浮躁的城市，猛然清醒一些。绵绵的雪，打在脸上，是温暖的，也许是一种将人从漫长冬天唤醒的圣水吧？雪的清凉与喜悦凝结在我脚步中，在红墙黄瓦中徜徉。漫步在清砖之上，抚摸白玉栏杆，眺望巍峨宫殿，仿佛一下子梦回古代。你瞧，那是雍正用过的白玉刀柄雕纹配刀；你瞧，那是乾隆用过的马鞍；你瞧，那是慈禧用过的镶金翡翠珠钗……前人早已驾鹤西归，睹物追忆，历史在这一刻变得鲜活。那些宫殿仍然寂寞，百年寂静的肃立，沉重而庄严地默默数着曾经的辉煌和屈辱，老佛爷呢？皇帝寡人呢？妃妃们的欢笑声？脚尖触动着皇帝曾经走过的青石砖，有种莫名的神圣和凄凉。

古老的殿宇，与我似曾相识。前世我来到过这里吗？恍然如梦之中的雪，打湿了我的睫毛，几百年后，是否还会来到这里？也许物是人非，也许沧海变迁，但古老的建筑与寻找的梦想，不会改变。或者几百年后，古老的建筑也许不复存在，这里也许是湖，也许是闹市，也许是沙漠。

我再来到只能听见风雨看日出，孤独地站在这里……

应该谢谢那个少年天子顺治帝和他憎恨万分的皇父多尔衮，他们没有像以往历代新朝，将战败国的故都付之一炬，只剩寸草未生的灰烟，断垣残壁，留给后人去叹惋。

人世间的痛苦，也许就是人有梦想，而这种寻找是为了什么呢？对于整个宇宙或者人类来说，在生死轮回与沧海变迁面前，我们人类却是渺小与无奈的，在古老的建筑面前，我们人类能够做到的也许只能是伤感与忧伤。雪铺满了地坛的每个角落，打在我的身上，打在古老的黄瓦上……清冷中的沧桑，如岁月消逝之无奈，我们的年华，就这样静静地消逝，让岁月不着痕迹，不予以通知地悄悄地老去。青春真的一晃而过，竟然记不起自己怎样挥霍掉那如花般的岁月……

“春去了，燕子去了，夏远了，蝉声稀了。秋尽了，满地黄花堆积，冬至了，雨声寒碎……”这应该是故宫中真正的四季吧？



博古斋

立夏尝三鲜

春晓

就长江三角洲而言，立夏已进入夏天，气温乍热，万物生机，物产已相当丰富，各种“海、陆、空”应时鲜菜竞相上市，素有“立夏尝三鲜(水三鲜、树三鲜、地三鲜)”的说法。

水三鲜

鲥鱼，为中国珍稀名贵鱼类，与河豚、刀鱼齐名，素称“长江三鲜”，味冠众鱼之首。鲥鱼每年溯游于长江下游产卵，形成捕捞期。现在鲥鱼资源已近枯竭。鲥鱼加佐料以清蒸为最上品，味道鲜美无比，是款待贵宾的珍馐佳肴。清洗时切不可去鳞，鳞含脂肪丰富，油而不腻，味道纯正。在盛产期小贩将鲥鱼初加工，盛在碗里放些佐料蒸熟了，再装入瓷笼挑到农村兜售，卖给农民尝鲜。

黄鳝，又称鳝鱼、长鱼，经过一冬春地冬蛰，立夏前后出洞，生活在芦苇荡、蒲田、秧田的水里。这时它刚蜕掉旧壳，长得“肥头大脸”。捕捉以手钩为主，钓到的都是四两左右的“陈年老鳝”。黄鳝吃法包括红烧鳝筒、雪里蕻咸菜汤汤鳝筒、青椒(或蒜苗)炒鳝片、着酥鳝糊、油烹鳝丝、爆鳝等，鳝丝拌面肥而不油、溜滑爽口，是最受欢迎的食品。

白虾，是沿长江、太湖地区的特产，捕捞上来到镇上养在水盆里出售，条条活蹦乱跳，晶莹剔透，五脏六腑都能看到。白虾捣豆腐、白虾炒韭菜、笋头白虾汤，是最好的家常菜，鲜美可口，百吃不厌。当今有人工饲养黄鳝、白虾，它们的头虽大，但口味总比不得野生的鲜美。

树三鲜

枇杷，又名“蜜丸”、“琵琶果”，与樱桃、梅子并称果中“三友”。苏州太湖的东山有大面积

种植枇杷，立夏果子成熟面市。鲜桃，早熟品种鲜桃可于立夏应市。由于生长期短，果实小、肉薄、甜中略酸、体上有毛，远不如芒种期间成熟的桃子大。

地三鲜

杨梅，小圆球形，色红略带紫，味酸甜。杨梅浸白酒，盛夏时节饮用顿觉气爽神爽，消暑解腻。

燕竹笋：嫩、鲜、肉厚兼备，无脂肪，高纤维，有益健康，是最早面市的竹笋。“雨后春笋”就是形容春笋破土而出的情景。它早在谷雨后天三天笋头就冒出了，在林林总总的春笋中，它独领风骚：淡竹笋，体“瘦”而味略苦；黄竹笋虽粗壮，且较长，但是肉质大大逊于燕笋，竹笋味虽好，也逊色于燕笋；毛竹笋虽肉嫩，但经长途运输不新鲜，壳厚、根大，出“肉”率低，唯有燕笋从头到尾都可食用。要说燕笋做菜可就多了，俗称“百搭”，样样菜可搭配。

青蚕豆子：将未完全成熟的蚕豆荚采摘后，剥其壳，取其肉，谓青蚕豆子。青蚕豆子皮薄、肉嫩、味美，可掺在菜里拌饭或烧青蚕豆子作为下粥菜；待青蚕豆子体内熟了“沙”更好吃，是很好的下酒菜。立夏季节由南方运来的青蚕豆荚，其肉虽大，但也有“沙”，但不新鲜，皮也厚，远不及当地的鲜美。

蒜苗，春未夏初，大蒜快成熟时透出的嫩苗，长一尺多，农家将其摘下做菜尝鲜，其味道清脆、嫩，且无大蒜那般的臭味。蒜苗炒青蚕豆子、蒜苗炒肉片、蒜苗炒鱼片、蒜苗炒虾仁，其味道妙不可言。现在塑料大棚的反季节蔬菜，四季有蒜苗应市，菜篮子就更丰富了。

古代“高考”的程序

张迪

古代科举考试的规矩很多，而且相当复杂，完整程序有乡试、会试、廷试，即地方、中央、皇帝三级考试。大家熟知的，是考试地点设在各省的乡试。乡试也称乡闈，通过乡试即为“中举”，成为举人。

乡试为全国统考，也是科举的第一级考试，全省考生统一集中到省里考试，因此从形式上说，乡试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“全国普通高校统一考试”，本文所说的主要是乡试。

要想参加这个古代“高考”，比现代难度大多了。就明清规定而言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乡试的，首选得通过小试，即俗称的童子试，成为秀才才有可能。秀才还要通过岁试、科试，才有资格参加乡试，科试在乡试之前举行，可以看成是乡试的预考。通过科试的秀才被允许参加古代的“高考”乡试。如果科试没有通过，则叫“落海”，落海者尚有一次补考的机会，称为“考遗才”。

通过乡试，成为举人，便可以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了。因为会试的考场设在京城，故有“进京赶考”一说。通过会试的考生，称为“贡士”，获得参加最后、也是最高级考试——廷试的资格。

廷试考场设在皇宫的奉天殿或文华殿内，故又称殿试，由皇帝亲自主持。通过殿试的考生就是令人羡慕的“进士”了，成为一名天子门生的“进士”中，就是“状元”，如今称高考第一名为首等，便源于此。

朋友圈

侯发山

朋友们真够意思，我每发一条微信或是转发一条微信，点赞的不计其数，评论的大有人在，存在感爆棚。

每天早上，我睁开眼睛打开手机，问好的微信是一条接一条：“早上好！我的亲哥！”“昨晚又做了好梦吧？愿你美梦成真！”……每到节假日，祝福语更是铺天盖地，热火朝天，弄得我眼花缭乱，看都看不过来；一会儿一杯茶水，一会儿一杯咖啡，一会儿一朵玫瑰，一会儿一块儿西瓜，当然啦，红红的嘴唇也是少不了的。虽然画饼不能充饥，但还是常常感动得我泪流满面、哽咽无语。后来，有微信红包了，朋友们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尽管都是一分二分的钢镚儿，我还是很知足的。朋友圈真好！

我这人有点小气，主要还是钱包老是瘪着。双十一到了，担心有朋友跟我借钱。借吧，就那三核桃两枣；不借吧，把人得罪了。于是先下手为强，发了一条微信：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哪个能帮帮忙？

我相信，这一条微信发去，红包会一个接一个，账号上的钱也会不断递增。当然，红包拒收，账号上的钱会如数返回！我的目的只是拒绝借钱。

往常，我的手机会不断发出微信的提示音，嘟嘟嘟，像虫鸣叫，好听极了。今天倒好，哑巴了似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我不断地翻看着手机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人点赞，没有人评论。难道是他们没看到？我便不停地去刷朋友圈，跟他们点赞，偶尔也评论几句，为的是引起他们的关注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一个上午过去了，我眼巴巴地等了一天，到晚上12点，还是没有一个人点赞、跟帖。当然，微信红包是一个也没有，转账汇款的信息也是一条也没有。

手机出问题了？我的旧手机还在，慌忙换上卡试了试，外甥舅舅提灯笼，照旧(舅)，便关灯睡觉了。可是，手机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晚上，我失眠了。

这年头，不能谈钱，谈钱真的就伤感情。

第二天早上，忽然收到一笔2000元的转款信息。我定睛细看，不错，是2000元。谢谢地！阿弥陀佛！我愚着的心终于放进了肚里，毕竟还是有真心实意的朋友的吗！谁说的“这年头不能谈钱，谈钱就伤感情”？

话题还得绕回来，谁给转的款呢？“花心大萝卜”？“没有人比我更爱你”？“我是真心对你好的人”？“想你想到骨头里”？“你是我的心肝肝”？……我思来想去，都像，又都不像。

这时，忽然一个叫“祝你平安”的人发来一条微信：给你转了两千，不够了再联系。

“祝你平安”是谁啊？我翻开聊天信息，却没有一条与他(她)聊天的内容。说实话，“祝你平安”是男是女不知道，是罗锅还是鸡胸不清楚，更别说其他信息了。

我没办法，只好打出一行字：您好，幸福上班没有带手机，我是她老婆，请问您是谁啊？

幸福是我的小名。

“祝你平安”：傻孩子，我是幸福她妈。

我半天没有回复一个字，抱着手机，热泪盈眶。

散文

在故宫看雪，是北京最具有韵律的风景之一。走在人流稀少的走廊上时，望向那些朱门碧环，还有那在我眼中高不可攀的墙，当年事，当年情，皆成轻烟一缕，散落空中，飘然而逝……

我仰望着雪中的角楼，那如千古传奇似的故事，也许几千年的所有悲伤与喜悦都化作瞬间一瞥。与雄伟华丽的故宫宫阙相比，角楼如静静躲在一角的沉默者。为拍角楼的雪夜，赶华灯起，人车渐少，把车停放在路边，然后背着相机跑向护城河边。雪夜灯将故宫的角楼照得明亮动人，于是，这角楼成为这片天地中最亮的中心，雪中角楼的一点光，就有了一丝惊艳。

故宫之所以让普通人流连，在于它是一座藏宝巨库，它超越了普通人对于世上奇珍的想象。故宫之所以让收藏家迷恋，在于它是一个精品殿堂，它包含了收藏家对于稀有文物的向往。每个来到故宫的人，都会为这里的国宝而着迷。台湾学者李敖以前来过大陆，认为北京故宫“有皮无瓢”，2005年他参观了北京故宫，了解了收藏情况后为他以前说过的话表示“忏悔”。台北故宫是新建的博物馆，建筑设施为文物展览陈列服务；北京故宫是宫殿、古建筑，对文物藏品的展览有局限。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前藏有明清珍贵档案800余万件，古籍善本50多万册，器物书画100万件，总计达960万件。1980年这些明清档案被划入了新成立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；随后包括部分宋元版书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



清江垂鱼图 冯远

《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二情书》

李昂

他，是洛杉矶小小不言的房地产经纪Daniel；她，是从小移民澳门以赌场为家的公关女郎姩姩。一本书串起了他们之间的浪漫缘分。

从洛杉矶到澳门，一封封信跨越千山万水，开启一份难得的书信情缘。

当Daniel以“教授”身份遇到自称“小虾”的姩姩时，这段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爱情，能否跨越千百次的错过，成为彼此的二之选？

这是一个以书为证，以信为媒的有趣故事，无论是异国他乡的风景，还是远隔万里心有灵犀的男神女神，都是夺人眼球，台词犀利，金句频出。既有对当下速食爱情观及性关系一针见血的调侃，也有各自独到的人生感悟。

用一本书记录一本书的奇缘。寻遍世界，只为相遇！所有人并不是生来就懂爱情，近几年最好看的爱情故事，宛如少时于空中向最美好的自己告白。

连载



其实这都怪我们，没有给他们留出充裕的调研时间。

面对这些人，我不得不板着脸来鉴定，然后把他们一个个客气地送走。康主任来探过口风，我的回答是这些假的简直不像话，很容易被李约瑟拆穿。我这种挑剔恶劣的态度，反倒让他更笃信不疑，解释说这些人都是自己听到流言跑来的，他介绍的“朋友”还没到。

又过了两天，药不是那边投资办厂的合同都快谈妥了，康主任真正的“朋友”方才姗姗来迟。这是个黑瘦老头，半白头，穿着一身皱巴巴的干部服，领口敞开着，能隐约看见里头穿着红背心——估计今年是他本命年吧。

老头自称叫老徐，他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带，态度不是很好。一见面，他翻着眼皮表示本来家里农活紧，不想来，却不过康主任的面子，才不大情愿地过来谈谈，还强调说得给他补误工费。

我心里有数，对方这也是在欲擒故纵，什么不情愿，什么补钱，都是为了给我造成一个印象，把他当成一个啥也不懂的农民，

好掉以轻心。

“老徐，我也不耽误你工夫。这样的香炉，康主任说你见过？”我把调查报告递过去。老徐拿过去，横竖还拿颠倒了，看了半天一拍大腿：“见过，不少哩。”

戏肉来了，我心里想，装作惊喜的样子：“不少？有多少？”

老徐歪着脑袋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有一年他进凤凰山砍柴，正赶上暴雨倾盆。他慌不择路，钻进一处山坳的洞里避雨。避着避着，忽然觉得耳边隆隆声响起，顿觉不妙，撒腿逃出洞来。刚一出来，就看见那山洞轰隆隆一声坍塌下来，原来是被山洪冲垮了。等到雨停了以后，他看到山坡陷了一大块，里面露出很多金灿灿的腿，拨弄开一看，是一尊尊倒搁的小香炉。

老徐说回村看，那就是在他的主场，想怎么搓弄就由着他来了。这家伙真是把个狡黠老农给演活了，我忍不住都想为他鼓掌。

其实康主任的本意，是让我跟造假者合伙骗“李约瑟”。但这事儿微妙就微妙在这儿了。我和老徐初次见面，不是熟人，没有默契。所以老徐绝不会明着说：“我这有一百多件假品，你往真了说。”我也绝不会明着说：“你分我一半钱，我把这件假的说成真的。”

有些事，可做不可说。两边都得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说着言不

“嗨，早没了，后来又有一年大暴雨，直接冲平了。你要想看炉子，我家后院都堆着呢。”

“能拿一件来给我过过眼吗？”

老徐一仰脖：“那玩意儿金贵，可不敢带过来，想看就跟我回村里看。”

头回见面不带宝贝，这是古董行中的规矩，先相人，再相宝贝，看你这人靠谱，咱们再谈别的。

老徐说回村看，那就是在他的主场，想怎么搓弄就由着他来了。这家伙真是把个狡黠老农给演活了，我忍不住都想为他鼓掌。

其实康主任的本意，是让我跟造假者合伙骗“李约瑟”。但这事儿微妙就微妙在这儿了。我和老徐初次见面，不是熟人，没有默契。所以老徐绝不会明着说：“我这有一百多件假品，你往真了说。”我也绝不会明着说：“你分我一半钱，我把这件假的说成真的。”

有些事，可做不可说。两边都得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说着言不

我站在房间窗台边，往下看，正好能看到老徐慢慢悠悠离开宾馆，跨上一辆破自行车，丁零当当地骑行而去。我正要去拉窗帘，忽然后面看到对面街角的小卖店门口站着一个人，瘦高个，一直盯着老徐。隔得太远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那一排白牙却清楚得很，真可以说是咬牙切齿了。等到我回身给自己倒杯水的工夫，那人却消失了。

晚上我把老徐的事跟药不是说了，表示明天我自己去看看，如果确认跟老朝奉有关系，就可以收网了。药不是淡淡地说了句“注意安全”。我正要走，他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当初你和那小弟，也是这么合作的？”

我停住脚步：“呃……有点不一样。咱们是合作者，他是哥们儿……至少在背叛前是。”

药不是听出了这两个词之间的微妙差异，感慨地叹了口气：“那家伙啊，别看平时嬉皮笑脸，跟谁都能贫上几句，其实心里头跟谁有人都始终保持距离，骨子里有强烈的疏离感。家里能跟

他交心的，只有我爷爷药来一个，连我这个当大哥的，都不太能跟他说上话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“我爷爷说他是个天生的狐狸命，养得再熟，内心也有自己一套定见，谁也动摇不了。”

“可老朝奉却能让他死心塌地，甘于背叛一切去追随。”

药不是把眼镜拿出来擦了擦：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合作的原因。除去老朝奉，你是我看见第一个能和我弟弟以哥们儿相称的人。”

“哥们儿？”

我苦笑摇摇头，不太想继续这个话题，于是礼貌地跟药不是祝晚安，然后走出门去。

还是先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事情上吧，逮到罪犯，再分析他们的心理动机不迟。

次日一早，我本来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，却发生了意外。按说老徐应该是一早过来，接我去他们村，或者打了电话来，把地址告诉我。可是我足足等了一个上午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和药不是商量了一下，决